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九十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二

南北朝

庚梁普通元年春正月丙子
正光元年
二月之日食

魏侍中元叉殺太傅清河王懌幽太后于北宮

魏清河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
輔政多所匡益好學禮士時望甚重侍中元叉恃寵
驕恣懌每裁之以法衛將軍劉騰權傾内外吏部用

梁普通元年
正光元年

其弟為郡懌抑而不奏又騰皆怨之乃使主食胡定
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魏主時年十一信之又奉
魏主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又命
宗士執之騰以詔集公卿論懌大逆遂殺懌復詐為
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魏主幽太后于北宮魏主亦
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不免饑寒乃嘆曰養
虎得噬我之謂矣

又與騰表裏擅權又為外禦騰為
內防常直禁省戒振內外先是公

卿議懌時眾畏又騰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公游肇
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及懌被殺肇噴帽而卒朝

野皆為
喪氣

梁江淮海溢

魏相州刺史中山王熙

字貞興
英之子

起兵討元又不克而死

弟畧

字儁
興

奔梁梁以為中山王

熙與弟畧

給事黃
門侍郎

纂

字紹興司
徒祭酒

皆為清河王懌所厚

聞懌死起兵于鄴表請誅元又劉騰長史柳元章等

執之元又遣使斬之于鄴

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
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而

藏之

刁整字

畧亡與故人司馬始賓

河內人

依西河

景智雍之孫

太守刁雙

字子山
雍族孫

雙匿之經年時購畧甚急畧懼雙

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為知己死耳願不以為慮畧

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畧渡江梁主封畧為中

山王

梁車騎將軍永昌

晉縣隋省故城在今
湖南永州府祁陽縣

侯韋叡卒

諡曰
嚴

時梁主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叡自以位
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畧如平日至是卒

冬十一月魏立阿那瓌

伏跋可
汗之弟

為蠕蠕王

少翁惟恨致神
已茂唐不可信
地萬謂能呼之
天上尤理所必
無伏跋溺惑邪
言致巫覡因緣
干政乃其子自
明其妄尚不覺
悟且以譖殺之
辱狂顛則適足
以殺其軀而已
可賀救為亦然
正室之號今蒙
古汗之正室曰
哈屯可賀教益
筆誤耳

先是柔然殺伏跋可汗其弟阿那瓌立

伏跋忽亡其幼子祖惠有

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工我能呼之乃于大澤中施
帳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伏跋大
喜號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教信用其言于亂國政
祖惠沒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上天者地萬教
我也其母以告伏跋不信既而地萬譖祖惠殺之伏
跋母侯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殺地萬并殺伏跋
立阿那瓌為可汗

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擊之阿那瓌

戰敗奔魏

示發殺侯呂陵氏

至是魏主使京兆王繼侍中崔

光迎之賜勞甚厚引見置宴立為朔方公蠕蠕王

時魏

方強盛于洛水橋南郟道東作金陵燕然扶桑崦
四館道西立歸正歸德慕化慕義四里以處四方降

者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反國朝議異同不決以金百斤賂元又遂聽北歸

魏遣使如梁

梁魏始復通好

辛梁普通二年
丑魏正光二年
春正月梁置孤獨園

置于建康以收養窮民

三月魏元叉殺將軍奚康生以宦者劉騰為司空京兆

王繼繼以江陽王
徙封京兆為太保崔光為司徒

魏胡太后之幽北宮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元

又劉騰深相委託三人常俱宿禁中康生性麤武又

稍憚之康生亦微懼不安及是魏主朝太后于西林

園文武侍座酒酣迭舞康生乃為力士舞每顧視太

后舉手蹈足為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會日暮太后

欲留魏主宿宣光殿在北既入閣康生乘酒勢將出

處分元又執而殺之光祿勳賈黎始太后下殿以劉

騰為司空八坐九卿常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

入以巨萬萬省府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剝六鎮歲京兆王繼自以父子權位太盛請以司

徒讓崔光故有是授

魏宦者為三公自劉騰始未幾騰死

秋七月梁以裴邃為豫州刺史

梁義州

胡三省注此義州在齊安郡木蘭縣界木蘭故城今在黃州府黃安縣

刺史文

僧明以州降魏魏軍來援梁以裴邃為信武將軍假

節督衆軍往討邃深入魏境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

據檀公峴

水經決水出雲婁縣大別山鄜注俗謂之檀公峴雲婁故城在今河南光州高城

縣邃擊破之邃圍其城壽請降復取義州魏遣張普

惠救不及梁乃以邃為豫州刺史鎮合肥

邃欲襲壽陽陰結壽

陽民為內應恐魏覺之先移魏揚州云聞欲修白捺
故城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魏揚州
刺史長孫稚謀于僚佐錄事參軍楊侃曰白捺小城
本非形勝遽好狡數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乃令
侃報移曰彼之募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搆白捺他人
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遽得移以為魏人已
覺即散其兵白捺故城在今鳳陽府故馬頭戍東北長孫稚北史作幼孝文帝賜名字承業道生之曾
孫楊侃字士業播之子

冬十月魏分柔然為二國

先是魏遣兵送阿那瓌返國會柔然已立婆羅門為

可汗

阿那瓌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門討示發魏破之國人遂推婆羅門為彌偶可社句可汗

遣使者謀云具仁

魏內入諸姓有謀云氏具仁其名也

往諭之婆羅門

遣其大臣以兵二千迎阿那瓌阿那瓌懼不敢進請

還洛陽至是高車王伊訇擊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

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于魏柔然餘衆相帥迎阿那

瓌阿那瓌乞兵送還詔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

翻

字景翔陳郡項人以為蠕蠕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瓌于

東處婆羅門于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此安邊保塞

之長計也朝議是之乃置阿那瓌于吐若奚泉

胡三省注

泉在懷朔鎮北無極山下婆羅門于故西海郡胡三省注此西海非王莽所置郡後

漢興平中武威太守張稚請置西海郡于居延益即此居延注見前明年冬婆羅門

叛魏魏討而執之婆羅門亡歸噉咄魏平西長史費穆討之簡精騎伏山谷以步兵之

羸者為外營婆羅門至奮擊破之婆羅門為涼州軍所擒後卒于洛陽噉咄國名本大月氏種在于闐

之西其後音訛為悅但國費穆魏西方賈連氏後改為賈氏穆字朗興代人又明年春柔

然饑魏遣使撫之阿那瓌執魏使者犯魏邊魏遣尚

書令李崇僕射元纂等擊之不及而還阿那瓌以其國大饑帥衆

入魏境求賑給魏以左丞元孚為行臺持節撫之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拍留孚引兵而南所

阿那瓌以窮蹙投附備受魏恩且以兵資送國歸負心反噬執使犯違義難稽討乃元孚以孤身持節安撫被拘而還則罪以

辱君命李崇權
衆十萬不能追
擒追起而返反
置不問魏之賞
罰不明若此國
勢安得不日衰
耶

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遣李崇元纂帥騎十萬討阿那瓌阿那瓌驅民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遣參軍于謹追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元孚字秀和臨淮王諱之孫于謹字思敬粟磳六世孫郁對原在今歸化城西北

壬梁普通三年夏五月壬辰朔日食既
寅魏正光三年

冬十一月魏行正光歷

以壬子為元應魏之水德命曰正光

梁西豐

晉縣隋省故城在今江西撫州府臨川縣

侯正德奔魏既而逃歸

初梁主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為子及太子統生正

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怏怏不滿意常蓄異謀是歲奔魏魏人待之甚薄正德逃歸梁主泣而誨之復其封

爵

癸梁普通四年夏四月魏沃野鎮注見前民破六韓拔

陵南單于之苗裔其先曰潘六奚子孫遂以為氏後音訛為破六韓又曰破洛汗反劉友益曰

此始

元乂始執政矯情自飾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矯復貪吝嗜酒好色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

王繼尤貪縱受賂遺請囑有司無敢違者牧令守長

率皆貪污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沃野鎮民破六

韓拔陵遂聚衆反攻殺鎮將華夷響應拔陵南侵遣

別帥衛可孤攻圍武川魏六鎮從西之第三鎮在今歸化城北懷朔注見

前六鎮懷朔最西

二鎮尖山

魏縣屬神武郡故城在今山西寧武府神池縣

賀拔度

拔魏內入諸姓有賀拔氏與魏同出陰山

及其三子允

字可勝

岳字破胡

斗字可泥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

為軍主以拒之

冬魏司徒崔光卒

光以舊德于忠元又用事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

能救裴郭清河之死

見事俱前

時人比之張禹胡廣光且

死薦都官尚書賈思伯

字仕休齊郡益都人

為侍講魏主從思

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問思伯公何以能
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為雅談

十一月癸未朔日食

十二月梁鑄鐵錢

梁初惟揚荆郢江湘梁並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後鑄五銖錢而民間私用古錢禁之不能止乃議罷銅錢鑄鐵錢

甲辰 梁普通五年 魏正光五年

春三月魏遣臨淮王彧

字文若 太武帝元孫

討破

六韓拔陵夏五月彧兵敗績復遣都督李崇討之

魏以臨淮王彧都督諸軍討破六韓拔陵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見彧說之曰懷

朔一陷武川亦危雖有良平不能為計矣或計為出

師勝還復突圍而入未幾武川陷懷朔亦潰勝父子

俱為可孤所虜五月或與拔陵戰于五原注見前兵敗

賊勢日甚魏主引羣臣問計尚書元修義字壽安汝陰王天賜

子請遣重臣督軍鎮恒朔以捍寇乃加李崇使持節

北討大都督命將軍崔暹字季倫挺族孫廣陽王深魏書作淵字智

遠太武帝曾孫皆受節度既而崔暹與拔陵戰于白道在今歸化

城北水經注芒干水西大敗拔陵并力攻李崇不南還白道南谷口即此

元戎坐失武懷
不加戰社之節
難遣重臣督師
何益而復還
敗北又以賄免
魏之綱紀陵替

極矣則至六鎮

擾攘迄於滅亡

易曰師出以律

否臧凶其是之

謂乎

能禦引還雲中詔徵崔暹繫廷尉暹賂元乂卒不得

坐

已而李崇引祖瑩為長史廣陽王深奏瑩詐增首級盜沒軍資瑩坐除名崇瑩免官徵還

祖瑩字

元珍范

陽道人

六月魏秦州莫折大提

莫折關西複姓大提其名也

反陷高平大提

死子念生代領其衆

魏秦州刺史李彥殘虐城內薛珍等執而殺之推其

黨莫折大提為秦王南秦州

魏置治洛谷故城在今階州成縣

人亦

殺刺史崔遊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襲高平克之

殺鎮將行臺大提尋卒子念自稱天子

改元魏以雍天建

州刺史元志

字猛畧河間公齊之孫

為征西都督討之念生遣

其弟天生將兵下隴志與戰兵敗退保岐州已城陷

志被殺

魏自破六韓拔陵反寇盜蜂起高平勅勒酋長胡琛反自稱高平王魏將盧祖遷擊破之

琛北走復寇幽夏等州涼州幢帥于菩提反執刺史宋穎穎密求救于吐谷渾伏連壽將兵討平之營州民就德興反自稱燕王黃門侍郎盧同持節慰諭之德興降而復叛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轉戰九旬始平之又汾州諸胡亦反邊鎮騷然迄無寧土就德興魏西方諸姓菟賴氏後改為就氏源子雍

字靈和
懷之子

秋八月魏改鎮為州

初李崇北征柔然

事具前

長史魏蘭根

字惠卿鉅鹿下曲陽人

說

魏自遭洛失策邊防不復措意

鎮將之選皆不

得人此致亂原

本然既有跋扈

亦惟正名致討

毋失事會乃因

其方叛而免軍

為民疎鎮為州

又何怪乎太阿

例持冠仇捷逆

也哉

崇請改鎮為州

蘭根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

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

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居榮顯顧瞻彼

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

為民入仕次第悉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國家

庶無北顧之慮

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及破六韓拔陵反臨

淮王彧戰敗魏主謂崇前奏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

今日之患特以崇貴戚重望故復用之既而崔暹又

敗廣陽王深復申崇說

深工言自定昂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

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縱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遣之十五萬衆不日而還邊人見之遂輕中國李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拔陵為亂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等亦如此天下之事何可易量

書奏不省至是東西敕勒部皆叛附于拔

陵魏主始思崇深之言詔諸州鎮軍貫籍也非有罪

配隸者皆免為民改鎮為州以酈道元字善長為大

使撫慰六鎮

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

魏秀容 有二一為北秀容亦曰梁郡城在今山西朔平府朔州寰宇記梁郡城北接朔州即爾朱氏所

封也一為南秀容今名秀容都在太原府嵐縣南水經注秀容雙軍治去汾水六十里是也 人乞伏

莫于反酋長爾朱榮 字天寶北秀容人羽健之元孫羽健封秀容州事具前 討平

之

榮御衆嚴整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時四方兵起

榮陰散其畜牧資財 榮父新興畜牧蓄息牛羊馬駝色別為群彌漫山谷羶每出師

新興出獻馬及資糧以助軍及是榮悉散之 招合驍勇結內豪傑于是侯

景司馬子如賈顯度 顯智 段榮 字子茂姑臧武威人 竇泰 字世寧太

安揖
殊人
皆往依之
爾朱榮
事始此

冬十月梁取魏建陵

漢侯國後魏為縣周廢故城
在今海州沐陽縣建陵山下

曲木

當作曲沐成名在建陵山西水經注魏正光
中立大場遏沐水西流置城防之曰曲沐成

琅邪等城

先是梁徐州刺史成景儁

字起范
陽人

拔魏睢陵

漢縣齊
廢故城

在今徐州
府睢寧縣

北兗州刺史趙景悅圍荊山

城名在今鳳
陽府懷遠縣

北豫州刺史督征討諸軍事裴邃帥騎襲壽陽克其

外郭魏揚州刺史長生稚禦之一日九戰梁後軍不

至邃引兵還及是邃攻建陵城克之拔曲木將軍彭

寶孫拔琅邪還復拔狄城

亦名狄邱城在鳳陽府壽州南

颍州

府霍邱縣東

進屯黎漿

序名在壽州東南水經注芍波水東逕黎漿亭南即此

魏東

海太守以司吾城

漢縣宋省故城在今徐州府宿遷縣

降將軍曹世宗

拔曲陽

漢侯國後漢曰西曲陽晉省故城在今鳳陽府鳳臺縣

秦墟

戌名在鳳臺縣水經

注洛水逕曲陽故城北歷秦墟即此

魏守將多棄城走

十二月梁復取三關

注見前

圍魏郢州

注亦見前

不克

梁將軍李國興等攻魏義陽三關皆克之國興進圍

郢州近百日魏援軍至國興引還

明年春正月梁取魏南鄉郡及馬圍

等城 南鄉馬

圖注俱見前

梁以散騎常侍朱异

字孝和
錢唐人

掌機政

劉友益曰梁之禍
自朱异始故誌之

梁太子詹事周捨坐事免朱异代掌機密异多藝能
精力敏贍梁主任之

乙梁普通六年
己魏孝昌元年

春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反魏發兵

討之遂降梁

法僧素附元又見又驕恣恐禍及己將謀為逆魏遣
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法僧曰吾欲與卿去危從

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帝陵松柏安能

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遂殺行臺高諒稱帝

改元魏發兵擊之法僧遣其子景仲降梁安東長史元顯和與

法僧戰被擒法僧執其手慰諭之顯和曰與翁皆出皇家一朝以地外叛獨不畏良史乎我寧為忠鬼不

能為叛臣法僧殺之元顯和麗之子景穆帝曾孫梁以元畧為大都督與將

軍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等將兵應接魏安樂王鑒字長文

成帝曾孫擊元畧于彭城南畧大敗鑒不設備法僧出擊

大破之梁以法僧為司空封始安郡公法僧至建康梁主寵待甚

厚元畧愆其為人
與之言未嘗笑

魏行臺蕭寶寅都督崔延伯討莫折天生敗之岐雍隴
東皆平

先是魏以元修義為西道行臺督諸軍討莫折念生
既而修義得風疾乃以蕭寶寅代之至是莫折天生

軍于黑水

即古芒水在西安府盩厔縣東南水經注
芒水出南山芒谷入于渭長安志芒谷亦

名黑水谷其
水黑色故名

兵勢甚盛魏以崔延伯為西道都督與

寶寅俱軍于馬嵬

坡名在西安府興
平縣西今有鎮

延伯驍勇寶寅

趣之使戰延伯乃選精兵數千西渡黑水揚威脇之

徐引兵還

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逐之蹙延伯于水次賢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不與之

戰使其衆先渡卻位履整天生兵不敢擊賢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明日延伯勒兵出戰身先士卒陷其前鋒老奴破之

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萬餘追奔及小隴

即隴

山元和志小隴山在清水縣一名隴底亦曰分水嶺其大隴山在隴城縣東隴城故城在今秦州清水

縣東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

道由是諸軍不能前進

賢寅破苑州俘其民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趙蘭根蘭

崔延伯乘勝長驅連平岷阻使迅掃秦州則天生可探囊而得乃以將士稽留採掠賊得伺隙歸定則至今何在且昧日中

必其之義矣

根解曰縣介疆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為虐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 苑川姚秦縣是故城今在鳳翔府賢縣東非隴西之苑川也

梁裴邃敗魏師于壽陽

梁裴邃拔魏新蔡郡

本漢縣晉置郡隋以後仍為縣今屬河南汝寧府

梁主

招西昌侯淵藻將眾前驅豫章王綜

字世謙武帝第二子

與諸

將繼進邃拔鄭城

在今潁州府潁上縣南舊唐書地理志潁上縣舊治鄭城武德四年

移今理王幼學馮智舒俱以為開封之鄭州考鄭州置于後周魏時尚未有州之名集覽賈胥俱誤

穎之間所在響應魏河間王琛等憚邃威名軍于城

父

注見前

累月不進魏主遣使賫齋庫刀

胡三省注千牛刀也示以

逗留即將斬之

趣之琛至壽陽引兵出擊邃為四甄

軍號也

以

待之使將軍李祖暉先挑戰而偽退琛等悉衆追之

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斬首萬餘級琛走入城不敢復

出

邃深沉有思畧為政寬明將吏愛而憚之未幾卒以夏侯亶代之夏侯亶字世龍詳之子

二月魏元乂解領軍

魏劉騰既死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乂亦

自寬時出遊不返太后對魏主謂羣臣曰今隔絕我

女子不聽往來我當出家修道于閒居寺耳因自欲
下髮魏主及羣臣涕泣固請太后聲色愈厲魏主乃
宿于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又魏主深匿
形迹又殊不以為疑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又上而
深畏憚之會太后與魏主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
相與定圖又之計于是太后謂又曰元郎若忠于朝
廷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又甚懼免冠求解領
軍許之

夏四月魏太后復臨朝誅其尚書令元乂以元順

字子和任

城王澄之子

為侍中鄭儼

字季然義之兄孫

徐紇

字武伯樂安博昌人

李神軌

崇之子 為中書舍人

元乂雖解兵權猶總內外魏主以潘嬪之訴

潘嬪有寵于魏

主宦官張景嵩說之云乂欲害嬪嬪泣訴于魏主曰乂非獨欲殺妾又將不利于陛下魏主信之

因

乂出宿解乂侍中明旦乂將入宮門者不納太后遂

復臨朝攝政詔削劉騰官爵除乂名為民

清河國郎中驛子熙

上書為清河王懌訟冤乞誅乂等太后命發劉騰墓散其骨盡殺其養子侯剛亦坐黜死于家唯乂以太

后妹夫故未忍誅
熙字元雍麒麟之孫也

韓子

先是黃門侍郎元順以剛

直忤又出為齊州

魏置今山東濟南府是

刺史太后徵還為侍

中侍坐于太后又妻在太后側順指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又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怨憤太

后嘿然未幾有告又謀誘六鎮降戶將反于定州

直今

隸定州魏主亦以為言乃賜又死

江陽王繼廢于家以病卒

初鄭

儼為胡國珍叅軍得幸于太后徐紇諂事清河王懌

為懌所厚李神軌亦得幸于太后皆拜中書舍人

儼鄭

以徐純有智數仗為謀主純以儼有內寵傾身承接
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為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純
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
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純粗有文學機辯彊力終日
治事畧無休息時有急詔造次俱成不失事理
然無經國大體見人矯為恭謹遠近輻輳之

胡琛遣其將万俟

音墨其魏
十姓之一

醜奴寇魏涇州

魏置今屬
甘肅平涼

府

崔延伯敗死

胡琛據高平遣万俟醜奴寇涇州魏將軍盧祖遷等
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

遷等于安定

漢縣屬安定郡
故城在今涇州

醜奴以輕騎挑戰延伯

恃勇擊之大敗寶寅退保安定延伯恥其敗獨出襲賊中流矢卒于是賊勢益盛而羣臣自外來者皆言賊弱以求悅媚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六月梁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立綜為丹陽王更名贊

初梁主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妾得比諸皇子然汝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泄也因相抱而

泣綜是自疑

每夜于靜室私祭齊氏七廟聞俗說割血滙骨滲則為父子逆潛發東昏侯冢

并自殺一男試之皆

驗于是常懷異志

屢求邊任梁主未之許會魏元

法僧降梁主命綜總督諸軍攝徐州事魏臨淮王彧兵逼彭城勝負久未決梁主慮綜敗沒敕引軍還綜恐不復得至北邊乃密送降款于彧夜投彧軍及旦齋閣不開魏軍呼曰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汝等尚欲何為城中求王不獲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將士死者什七八惟陳慶之帥所部還

蕭綜叛逃江革
不能弭其逆謀
及為魏所虜當
以死殉職顧乃
恬然受延明表
委幾遣室楚之
辱為人執筆何
如踐人土而食
人粟乎問無益
决適為有識者
所鄙耳

梁主聞之大駭有司奏削
綜爵土絕屬籍尋復赦之

綜至洛陽見魏主還就館

為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年拜司空封丹陽王更名

贊

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暉之皆為魏所虜安豐王延
明聞其才名厚遇之革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暉之

作歌器銘革唾罵之延明令革作寺碑革辭延明將
筆之革厲聲曰江革行年六十得死為幸誓不為人
執筆延明知其不可屈乃止

安豐王延明文成帝之孫

西部鐵勒

其先匈奴之苗裔種類最多自
西海以東依山據谷往往不絕

降魏魏廣陽

王深擊拔陵破之降其衆二十萬

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于五原深拔軍向朔州

先是賀拔度拔父子為衛可孤所虜度拔與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襲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其子勝奔恒州為廣陽王深軍主至是深被圍勝開門出戰賊稍退深乃得向朔州朔州魏改懷朔鎮置在今吳喇或東北今朔平府之朔州乃北齊所置宇文肱豆豔歸之元孫周太祖宇文泰父也參軍于謹以寇盜蜂起非專用武力可勝謹兼通諸國語

乃請于深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于是

西鐵勒部酋長也

母野反北狄姓

列河等詣深降深據險要

伏兵以待拔陵邀擊也列河伏發拔陵大敗初阿那瓌為魏討拔陵敗之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及是

頭兵可汗復大破拔陵拔陵南徙渡河前後降附者

二十萬人

深與行臺元纂表乞于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魏主不從詔處分于冀定瀛三

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明年拔陵誘殺胡深未幾拔陵為柔然所殺乞活晉惠帝末吏民

就殺冀州謂之乞活事具前

秋八月魏柔元鎮

胡三省注鎮在漢且如縣西北塞外如故城在今大同府天鎮縣北邊牆

民杜洛周反于上谷

洛周反于上谷改元真王攻沒郡縣高歡蔡儁尉景

段榮彭樂

安定人

皆從之魏以常景

字永昌冀之孫

為行臺與

都督元譚

趙郡王幹之子

討之

冬十二月魏荆郢羣蠻叛魏討敗之

魏方有事西北二荆

明三省注西荆治上洛北荆治襄城上洛襄城注俱見前

西郢

明三省注治汝南真陽縣真陽今曰正陽屬汝寧府

羣蠻皆反魏主以臨

淮王彧討之辛雄

字世賓龍西狄道人

為行臺左丞趣葉城

即漢

葉縣注見前

彧軍屯汝上

汝水州之上

郡爭來請救彧不欲應

之又恐後有得失之責邀雄符下

尚書行臺符也

雄遂符彧

令速赴擊羣蠻聞之皆散走

是時魏主欲自出討賊已而不果雄自軍中上

人臣志切同仇
回不應視賞罰
成明方為激勸
然人君驅策羣
力非信賞必罰
何以按師律而
振軍威雄言不
獨切中當日情
形實古今不易
之通義也

疏曰凡人所以臨陣亡身弱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
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
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
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
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運
死哉利害懸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
常已歷數年捍禦之師數多勝少跡其所由皆不明
賞罰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勲歷
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故節士無所勸慕庸
人無所畏備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
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而莫肯盡力者也陛下
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張盜賊息矣疏奏
不省

丙梁普通七年
午魏孝昌二年

春正月魏五原降戶鮮于修禮反

鮮于修禮帥北鎮流民反于定州之左城

即左人城
在今保定

府唐縣水經注滏水
逕左人城南即此

魏以揚州刺史長孫稚為北道

大都督討之行至鄴詔復以河間王琛代稚稚表言
前在淮南與琛有隙難受其節度不聽至滹沱修禮
邀擊之琛不救稚大敗皆坐除名

夏四月魏以元順為太常卿

城陽王徽

字顯順景
穆帝之孫

與黃門郎徐紇毀侍中元順出

為太常卿

順奉辭時紇侍側順指之曰此魏之宰執
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背肩而出順叱之

曰爾刀筆小才正堪供几案之用豈應汚辱門下歎我桑倫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

五月元畧自梁歸于魏魏以為侍中

畧自至江南晨夕哭泣常如居喪及是元乂死胡太

后遣江革祖暄之

以豫章王綽叛沒魏事具前

南還以求畧梁主

禮遣之太后拜畧侍中賜爵東平王遷尚書令委任之然徐鄭用事畧亦不敢違也

魏復以廣陽王深為北道大都督

先是魏北鎮降戶在恒州者欲奉廣陽王深為主深

深微嫌賢有曰魏主既所素悉

顧今持角擊村

自醜敗則所

謂藉寇兵齎盜

殺執有甚於是

者

懼上書請還京師詔以左衛將軍楊津

字羅漢播之弟

代深

為都督深故與城陽王徽有隙

深通于徽妃于氏故怨之

徽因此

搆之及深至洛陽魏主敕徽深因晏會令相和解徽
銜不已會河間王琛等為鮮于修禮所敗乃復以深

為大都督討之使章武王融

字永興景穆帝曾孫

裴衍

字文和叔業兄

子為左右都督並受節制徽復譖深恐有異志后敕

融衍潛為之備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后使問其

故對曰徽銜臣次骨朝夕欲陷臣于不測之誅臣何

以自安若使徽出臨外州臣無內顧之憂庶可以畢命賊庭展其忠力太后不聽徽與鄭儼等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實忌克賞罰任情魏政愈亂

秋八月賊帥元洪業殺鮮于修禮降魏其黨葛榮復殺洪業自領其衆

爾朱榮之執尉
慶賓真所謂有
無君之心而後
動於惡也慶賓

魏安北將軍爾朱榮執肆州刺史而以爾朱羽生代之魏以榮為安北將軍都督恒朔二州軍事榮過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

門門不納其意
實欲稍折其明
而劉友益書法
轉以無備致執
少之豈非眇見

生為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魏朝不能

制

初買拔允及弟勝岳在恒州已而平城為解于阿
胡所逼岳奔榮勝奔肆州至是榮得勝大喜曰得

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以爲

別將軍中大事多與之謀

葛榮襲殺魏都督章武王融廣陽王深

榮以新得大衆工下未安遂北渡瀛州魏廣陽深引

兵躡之榮東攻章武王融殺之自稱天子深聞融敗

不進

侍中元晏宣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圖
非望于謹智畧過人為其謀主風塵之際非陛

下之純臣也太后詔勝省門募能獲謹者有重賞謹
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朝信用謹佞苟不明殿下素

心恐禍至無日謹請末身歸罪遂詣陛下有司以聞
太后引見大怒謹備論深忠款兼陳停軍之狀太后
意解遂捨之既而深引軍還趨定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

志遣都督毛謚討之深間行至博陵逢葛榮遊騎劫
以詣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惡而殺之城陽王徽
遂誣深降賊錄其妻子深府佐宋遊道敦惶人錄
之元孫為
之訴理乃得釋

冬十一月梁侵魏取壽陽

梁主乘淮堰水盛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侵魏魏揚

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梁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
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復以壽陽為豫州改合肥
為南豫州以亶為二州刺史壽陽父羅兵革民多流
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復充

魏幽州民執行臺常景叛降杜洛周

先是杜洛周帥眾掠薊南趣范陽

魏郡隋廢城在
今順天府涿州

行臺常景屢擊破之至是幽州民執景叛降于洛周

起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預徵六年租調猶
不足乃罷百官酒肉稅入市者人一錢百姓嗟怨吏

漢宣嘗以共治
大下期之良二
千石可謂深識
政要元魏輕視
郡縣選舉置牧
民為末務邦本
不寧何以能國

部即中辛雄上疏曰夷夏之民相聚為亂正以守令
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
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惰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
妙盡才望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職者補在京名官
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別人思自
勉枉屈可伸強暴自息矣不聽

丁梁大通元年春正月葛榮陷魏殷州刺史崔楷
字季
未魏孝昌三年

陵安人死之榮遂圍冀州

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魏分定相

二州置殷州
領鉅鹿等四郡治廣河鉅鹿
注見前廣河今趙州隆平縣是
以崔楷

為刺史楷表乞兵糧不許或勸楷單騎之官楷曰吾

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事吾獨往將士誰肯固志哉
遂合家赴州榮逼殷州城或勸減弱小避之楷遣幼
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
全愛也遂追還時州既新立了無禦備之具將士爭
奮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半旬死
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
州

魏蕭寶寅討莫折念生敗績魏以楊椿

字延壽
津之兄

為行臺

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至是大敗于涇陽汧城岐

州皆降于賊幽州刺史畢祖暉

東平須昌人

戰沒關中大

擾雍州刺史楊椿募民拒守詔以椿為行臺節度關

西諸將

右民郎路思令上疏曰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軒肩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銳氣頓

盡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不敗得乎是以知兵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

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賞尚輕屢加寵賚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凋敝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勤死士今若明賞罰練士卒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何異勵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石民郎晉置左右民曹各有郎路思令陽平人

莫折天生寇魏雍州敗死衆潰

天生寇雍州蕭寶寅部將羊侃

字祖忻秦山梁父人

隱身塹中

射殺之其衆遂潰

是秋秦州人殺莫折念生降魏

魏以房景伯

字良暉清河東武城人

為東清河太守

魏東清河郡

宋僑置清河郡于般陽後沒于魏為東清河郡般陽注見前

山賊羣

起詔以房景伯為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于景伯

舉家亡去景伯禽之署其子為掾令諭山賊賊以景

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

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邱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

教化之原因在
躬行倡率然一
人不孝即命供
食以愧之且歷
二十餘日之久
設州民復有相
原者一一以此
為化導將不勝
二箴且其史只
家緣飾之筆也

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梁主捨身于同泰寺

劉友益曰書捨身始此

梁主作同泰寺又開大通門以對之遂幸寺捨身大

赦改元

夏四月魏復以蕭寶寅為西討大都督

寶寅之敗也免為庶人至是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

寅代之

椿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無跡寶寅者但其工佐朝廷應違心贊重人何得

任其黷用且實寅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善甚
恐有異心汝當以此意啟二聖并自宰輔更遣長史
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不然
必成深憂且如言啟聞不聽 楊昱字元晏

秋八月魏李神軌殺高謙之

字道讓
遼東人

初魏侍御史高道穆

名恭之
以字行

奉使相州按前刺史李

世哲奢縱不法至是世哲弟神軌用事道穆兄謙之

家奴訴良

謂廉良
為賤

神軌執謙之繫廷尉會赦將出神

軌啟太后先賜謙之死朝士哀之

冬十月梁將湛僧智夏侯夔

字季龍
豈之弟

圍魏廣陵

魏置東
豫州治

廣陵城今光
州息縣是 克之

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

汝陰王天賜之孫

于廣陵

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梁司

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

武陽關也

來會僧智斷魏軍歸路

慶和方築柵以自固聞夔至遂請降夔讓僧智僧智

曰慶和志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

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

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

東兵而出吏民安堵顯伯宵遁梁軍追之斬獲萬計

梁主以僧智鎮廣陵夔鎮安陽

此為南安陽魏屬義陽郡隋廢故城在今

汝南府正陽縣

遣別將屠楚城

亦曰楚王城在信陽州北

由是義陽北道

遂與魏絕

梁將陳慶之攻魏渦陽

注見前

克之

梁領軍曹仲宗直閣陳慶之攻魏渦陽魏遣征南將

軍元昭等率馬步五萬來救前軍去城四十里

先是尋陽

太守韋放將兵來會魏兵奄至放營未立麾下繞二百人放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皆死戰莫不一以

當百魏兵遂退至是故謂慶之曰魏兵前銳必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為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尚遠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故字元直獻之子

慶之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弊聞魏欲築壘于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還慶之杖節軍門曰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犯者依敕行之乃止魏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

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
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
尸咽渦流

魏蕭寶寅殺關右大使鄴道元舉兵反魏遣行臺長孫
稚討之

蕭寶寅之敗于涇也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
覆敗內不自安魏主亦疑之中尉鄴道元性嚴猛汝
南王悅孝文帝之子嬖人弄權道元殺之并劾悅時寶寅

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為關右大使寶寅聞之謂
為取己甚懼長安輕薄子弟或勸使舉兵寶寅以問

河東柳楷楷曰謠言鸞生十子九子

蝦徒玩反卵壞也齊明帝名

鸞寶寅其一子不暇關中亂亂治也大王能治關中

何所疑寶寅遂遣將攻殺道元

時行臺郎中蘇湛以病卧家寶寅令其媵

弟姜儉說之曰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
亡不復作魏臣矣生死榮辱與卿共之湛入哭曰王
本以窮鳥投人朝廷假王羽翼以至於此屬國步多
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守關問鼎魏德雖
衰天命未改湛不能以百口為王族滅願賜骸骨歸
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為

己用聽還武功

蘇

自稱齊帝改元置官長史毛遐

字宏遠北地山原人

與弟鴻賓帥氐羌兵拒之魏以長孫稚為

行臺討寶寅正平

魏郡故城在今山西絳州

民薛鳳賢薛修義亦

聚衆河東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

宗正

以官為氏珍孫其名也 討之

十一月葛榮陷魏冀州殺都督源子邕裴衍遂寇相州

葛榮久逼信都魏詔加子邕鎮北將軍為北討都督

時相州刺史樂安王鑒

字紹達文成帝孫

據鄴反敕子邕先

討之子邕進圍鄴城與裴衍等攻鑿誅之已而信都

城陷乃除子邕冀州刺史使討葛榮

先是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

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及城陷與兄祐俱被執榮集大將士議其死生孚兄弟爭相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死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

衍復表求同行

許之子邕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必同行敗

在旦夕不聽行至漳水榮率衆十萬擊之果敗俱死

時相州聞冀州陷人不自保刺史李神

恒農人

志氣自

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

戊梁大通二年魏孝昌四年敬申宗孝莊帝子做永安元年

春正月杜洛周陷魏定

州執行臺楊津遂陷瀛州

先是魏楊津為北道行臺

孝昌二年津為北道都督尋改行臺

守定州

時鮮于修禮杜洛周殘掠州境津孤城獨立在兩寇

之間

津積貯柴粟修理戰具更營雉堞賊每來攻機棧競發又于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

道潛兵涌出置壘鑄鐵持以灌賊賊相語曰不畏利槩堅城惟畏楊公鐵星

津潛使人以

鐵券說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遺津書曰所以圍城正

為取北人耳宜盡殺之不然必為患津悉收北人納

鑄鐵在爐灌賊
幾何其視播木
掘沙誰可以道
里計十七史中
似此長漫語指
不勝摘矣

于城中而不殺衆感其仁及葛榮統衆使人說津津
斬其使固守三年洛周圍之魏不能救長史李裔引
賊入執津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賊

魏長孫稚討蕭寶寅敗之寶寅奔万俟醜奴

寶寅圍馮翊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城楊侃謂稚
曰賊據潼關守禦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
其腹心則華州

魏于馮翊
即置華州

之圍不戰自解稚從之遣

其子子彥與侃率兵北渡據石錐壁

石錐山之壁也
今在山西蒲

州府虞
卿縣

時薛修義方圍河東侃乃班告曰若送降名

者各自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無應烽者
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于是村民轉相
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
里賊圍城者不測各散歸修義亦逃還與薛鳳賢

鳳賢

時據
安邑 俱請降 稚遂克潼關

會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曰
臣前違嚴旨不先討關賊

徑解河東者非緩長安而急蒲坂誠以一失鹽池則
三軍乏食也鹽稅一年準絹三十萬匹昔高祖昇平
之年猶創鹽官加典護況今國用不足徵六年之粟
折來歲之資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豈若竄天產

之貨而均贍以理乎臣
已鞫符所部依常收稅

寶寅將侯終德因其敗襲寶

寅寶寅奔万俟醜奴

葛榮殺杜洛周并其衆

魏太后胡氏進毒弒其主詔而立臨洮王

魏書京兆王
愉傳胡太后

追封愉為臨洮王子寶月襲
明帝紀作寶暉通鑑依帝紀

世子劄

魏胡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盜賊蠹

起封疆日蹙魏主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為不謹凡魏

主所愛信者輒以事去之務為壅蔽不使知外事由

恐鄭儼徐兢而
不能自正其罪
乃欲授戈爾朱
朮且旋召攸止
以致連變前此
之何進召董卓
袁紹後此之崔
允召朱金忠覆

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爾朱榮兵彊

高歡段榮等皆歸之

歡與榮等先在杜洛周黨中
欲圖洛周不果逃奔爾朱榮

并

州刺史元天穆

高涼王孤
五世孫

與榮善榮常與天穆及賀

拔岳密謀舉兵入洛二人皆勸成之遂舉兵塞井陘

時魏主亦惡鄭儼徐紇等偏于太后不能去密詔榮

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

初劉貴屢
薦高歡于

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廡有悍馬命歡翦之歡不
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鬻起謂榮曰御惡人亦如是
矣榮奇其言坐之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今天
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

相尋噬臍不悟
日多矣

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紘之罪以清帝側霸
業可舉鞭而成也榮大悅自是每恭軍事
至上黨魏

主復以私詔止之儼紘恐禍及己陰與太后謀酖魏

主弒之偽立皇子為帝既而下詔曰潘嬪所生實皇

女也

先是潘嬪生女太后詐言皇子大赦改元

臨洮世子釗高祖之孫應

立遂迎釗即位生三年矣爾朱榮聞之大怒乃抗表

曰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又立皇

女虛行赦宥上欺天下惑朝野已乃選君子孩提

之中實使奸豎專朝隳亂綱紀今羣盜沸騰鄰敵窺

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
闕叅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
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
更擇宗親以承寶祚

三月魏爾朱榮舉兵晉陽夏四月至河陽立長樂王子

攸

彭城王總之子
是為孝莊帝

沈太后胡氏及幼主釗于河殺王公

以下二千人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遂入洛

陽

爾朱榮舉兵發晉陽太后聞之甚懼詔以李神軌為

大都督率衆拒之先是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

信奚毅等入洛與從弟世榮

字榮宗

密議廢立

榮與元天穆以

彭城王勰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攸有令望欲立之

天光等乃見長樂王子攸

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榮猶疑所立乃以銅

鑄顯祖諸子孫像惟子攸獨成榮乃舉兵及是師次

河內遣人密迎子攸時太后遣別將鄭先護

榮陽開封人

鄭季明

先護從弟

守河橋四月子攸潛自高渚

在孟津縣

會榮

于河陽乃濟河即位以榮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先護季明開城納之將軍費穆亦降徐紇鄭儼皆亡走太后落髮出家榮召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魏主于河橋遣騎執太后及幼主至河陰沈之河榮

至陶渚

即陶河在今懷慶府孟縣南水經注孟津又謂之陶河是也

引百官集于

行宮西北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不能匡弼之罪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以下死

者二千餘人

榮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乃命數十人拔刀走行宮殺魏

主之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遷魏主于河橋置
之幕下魏主憂憤使人諭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
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天意非人
力也宜以此時早正位號若能存魏社稷亦當更擇
賢親而輔之時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賀拔岳進
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奸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
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為像數四不成命泰
軍劉靈助卜之亦曰未可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
久而方悟深自悔曰惟當以死謝朝廷是夜復迎魏
主還營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故朝士既多不敢入洛
榮乃謀欲遷都具將汛禮因諫乃奉魏主入城大赦
時百官蕩盡惟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洛中士民
逃竄值宿空虛官守曠廢榮乃遣使巡城勞問于是
朝士稍出人心粗安榮猶執遷都議都官尚書元譔
爭之榮怒曰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譔曰天下事當與
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恐元譔乎譔固之宗室

位居常伯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
抵罪罪甚顏色自若乃赦之榮因入見重謝河橋之
事誓言無復二心魏主亦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求
酒飲之熱寐魏主欲誅之左右不可乃止即以牀奉
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覺自此不復宿禁中矣彭
城王勣字子詢魏嫡子劉靈助燕郡人山偉字仲才
洛陽人元謨字興
伯趙郡王幹子

魏徐紇奔泰山鄭儼伏誅

紇奔泰山依太守羊侃儼與從兄滎陽太守仲明謀

據郡起兵為部下所殺

已而紇勤侃據郡降梁魏遣兵討之紇與侃俱奔梁

魏汝南王悅臨淮王彧北海王顥

字子明詳之子

出奔梁

三王以魏室方亂俱出奔梁已而或以魏主定位求還梁主惜其才而不能違遣之

五月魏立肅宗嬪爾朱氏為后

劉友益曰書立肅宗嬪深醜之也

榮女先為肅宗嬪榮欲魏主納為后魏主疑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合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遂從之榮大悅

爾朱榮還晉陽以元天穆為侍中錄尚書事兼領軍將軍時榮令元天穆入洛陽朝廷要官悉用其心腹為之

魏詔聽民入粟

時乘喪亂之後倉廩虛竭始詔入粟八千石者賜爵
散侯五百石者賜出身

梁遣將軍曹義宗圍魏荊州

魏置荊州于豫縣
今南陽府定州是

義宗圍魏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魏方多難
不能救城中糧盡刺史王羆

字無羆京兆霸城人

煮粥與將士

均食每出戰不擐甲冑仰天大呼曰州城孝文皇帝
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令箭中王羆額不爾王羆必當

破賊歷三年前後搏戰甚衆亦不被傷

己而魏遣將軍費穆南救

獲曹義宗荆州之圍始解

魏免其侍郎高乾

字乾邕勃海蓆人

高昂

字敖曹

官

先是爾朱榮之向洛也高乾與弟昂季式

字子通

皆逃

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于河濟之間頻

破州軍至是乃降魏主以乾及昂皆有舊俱以為侍

郎爾朱榮以乾兄弟前為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

乃聽解官歸昂復抄掠榮誘執之

以號稱百萬之
冰七千騎鼓勇

可破雖史筆不
過過甚其辭然
川兵有方正不
化數之衆寡若
加夫臨戎鯁鯁
血議增兵其見
向遠出爾朱下
然所云刀不如
棒以棒取勝則
又判謬之甚不
可信者矣

平

秋九月葛榮圍魏相州爾朱榮討擒之冀定滄瀛殷皆

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討之

以侯景為前驅號令嚴明戰士同奮身自陷陣出于

賊後表裏合擊遂大破之

初葛榮聞爾朱榮之來也乃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

冀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各置袖棒一枝置馬側至戰時不聽新級以棒棒之分命壯勇所向衝突

擒葛榮餘衆悉降縱其所之羣情大喜數十萬衆一

胡盡散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檻車送葛榮赴洛斬之

五州皆平

初宇文肱從鮮于修禮戰死其子恭從葛榮至是爾朱榮愛其才以為統軍 恭字

黑獺即後

周太祖

魏爾朱榮自為大丞相

冬十月梁立元顯為魏王遣將軍陳慶之將兵納之

己梁中大通元年

酉魏永安二年

春正月魏主追尊其父勰為皇帝

魏主追尊彭城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遷神

主于太廟而以高祖為伯考

臨淮王彧諫曰漢光武于元帝屬跽服絕猶身

奉子道入繼太廟別祀南頓君于春陵况肅祖為高祖親北面為臣乎二后皆將配享此為君臣並廷叔嫂同室臣切以為不可不聽請去帝著皇亦不聽尋復尊兄勛帝號或又諫亦不聽

夏四月魏王顥拔滎城

胡三省注當作堂城即春秋沙隨地

稱皇

帝

顥與慶之進拔滎城有衆七千遂即帝位于睢陽城

南攻魏行臺濟陰王暉業

景穆帝曾孫

于考城

後漢縣今屬河南歸

德擒之

初魏河間邢杲反元天穆將討之以顯北上乃集文武議之皆曰杲衆彊盛宜以為先尚

書薛琚曰邢杲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顯帝空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不從顯遂得乘虛

深入天穆尋
擊呆平之

五月魏王顥取梁國滎陽虎牢

顥克梁國遣陳慶之攻魏滎陽時魏都督楊昱據滎
陽慶之攻之未拔元天穆等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諭
將士曰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多矣天穆之衆皆
仇讐也然我衆纔七千虜三十餘萬今日惟有必死
乃可得生當及其未盡至急取其城而據之耳乃鼓
之將士蟻附而入執揚昱諸將請殺之顥曰我聞梁

主數稱袁昂之忠

梁主初立袁昂不降事見前

今奈何殺昱乎俄

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力戰破之進拔虎牢

魏主子攸奔河南顯入洛陽以陳慶之為車騎大將軍

魏主子攸將出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

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顯乘虛深入陛下若親

帥宿衛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顯必矣或恐勝

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天穆及榮引兵進討此

萬全之策也子攸遂走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

帥百僚迎魏王顥顥入洛陽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

慶之擊大梁下之

先是元天穆拔大梁顥使慶之擊之天穆將北走即中溫子昇曰顥

新入人情未安擊之必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天穆不能用及是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走遂降魏王顥晉以河陰之事而殺之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顥命

黃門侍郎祖瑩作書遣子攸曰朕泣請梁朝誓在復

恥正欲問罪于爾朱出卿于虎口耳河南州郡多附

于顥齊州刺史沛郡王欣

字慶樂廣陵王羽之子

集文武議所

從軍司崔光韶

亮從父弟

抗言曰元顥受制于梁引寇讐

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賊臣亂子也豈惟大王家事
所宜切齒下官等皆荷朝眷未敢仰從衆皆是之欣
乃斬顯使

閏六月魏爾朱榮渡河魏王顥走死陳慶之走歸梁魏
主子攸歸洛陽榮自為天柱大將軍

魏王顥以數千之衆轉戰剋捷據有都邑號令自己
天下人情想其風政而顥遽驕怠近習干政日夜縱
飲不惜軍國所統南兵凌暴市里朝野失望高子儒

字孝禮道
穆兄子

自洛陽出從子攸子攸問之子儒曰顥敗

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馳見子攸長子子攸即日

南還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顥既得志謀叛

梁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

忌慶之亦密為之備

慶之謂顥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我虛實連兵四

合將何以禦之宜更請兵于梁顥欲從之安豐王延明曰慶之兵已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復為人用乎顥遂不用慶之言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功高勢重為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虞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北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

及爾朱榮兵至慶之守北中城

今日下孟鎮在
懷慶府孟縣南

顯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

衆榮議還北圖後舉黃門侍郎楊侃曰用兵者何嘗

不散而復合瘡愈更戰况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

不諧而衆謀頓廢乎今四方顯顯視公此舉遽復引

歸民情失望不若多為桴筏間以舟楫數百里中皆

為渡勢使顯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乃使

爾朱兆

字萬仁
榮從子

與賀拔勝縛筏夜渡顯軍潰失據帥

麾下南走慶之收衆結陳而還榮追之會嵩高水漲

慶之軍士死散畧盡乃削鬚髮為沙門間行還建康
中軍大都督楊津迎魏主子攸于北邱流涕謝罪子
攸遂入洛陽加榮天柱大將軍顓至臨潁為人所殺

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异問之慶之曰吾始以為
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非
江東所及也
奈何輕之

秋七月魏以高道穆為中尉

魏主之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道穆擊破其車公主
泣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以私責之道穆見魏

主魏主勞之道穆免冠謝魏主曰朕愧卿卿何謝也
魏始鑄永定五銖錢

魏多細錢米斗幾直千高道穆上表曰在市八十一
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贏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
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
文而無五銖之實置之水上殆不欲沈此乃朝廷科
防不切之故也宜改鑄大錢一斤七十文載年號以
記其始則私鑄無利而自息矣楊侃亦乞聽官民並

鑄使民樂為而樊自改從之

魏巴州

此魏巴州州有隆城鎮地在今保寧府東北州治無考其梁巴州隋曰清化郡唐仍為州今屬

保寧府在府東

叛附于梁

初魏以梁益荒遠更立巴州以統諸獠凡二十餘萬

戶以巴首嚴始欣為刺史始欣貪暴諸獠反圍城行

臺魏子建

字敬忠鉅鹿下曲陽人

撫諭之乃散始欣恐獲罪陰

請降梁子建囚始欣既而魏以傅豎眼為行臺豎眼

初至州人相賀

豎眼先為東益州刺史救元法僧事見前

既而病其子敬

紹奢淫貪暴始欣賂敬紹得還巴州遂降于梁敬紹
陰有保據南鄭之志誘山民圍城欲為內應圍合而
謀洩將士殺之豎眼恥恚而卒

明年春魏
復取巴州

九月梁主捨身于同泰寺

梁主再幸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
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為四衆講涅槃經

王
幼

學曰梵語涅槃
華言示寂也

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

請乃許

魏討葛榮餘黨韓樓于幽州平之

先是葛榮餘黨韓樓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爾朱榮以賀拔勝鎮中山樓畏勝不敢出至是榮復使大都

督淵

神武火山人

討樓淵廣張軍聲多設攻具帥數百騎

深入去薊百餘里值賊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
五千人皆還其馬仗縱使入城右左皆諫淵曰戎兵
少不可力戰為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帥
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走追

擒之詔以淵為平州刺史鎮范陽

先是淵配卒甚少或以為言榮曰侯

淵總大衆未必能用若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至是果如榮言

冬十月乙酉朔日食

十二月梁以陳慶之為北兖州

齊僑置治淮陰今淮安府清河縣是刺史

時有妖賊僧彊自稱天子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衆

至三萬攻陷北徐州

亦齊僑置治鍾離鍾離注見前

慶之討斬之

庚梁中大通二年魏永安三年主聘建明元年

春三月魏遣都督爾朱天光

榮從兄子討万俟醜奴夏四月獲之遂克高平獲蕭寶寅皆

誅之

蕭寶寅之奔，万俟醜奴也。醜奴以寶寅為太傅，醜奴數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勅敵也，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得生，願得爾朱氏一人為帥而佐之。」勝言于榮，榮以爾朱

天光為都督，以岳及侯莫陳悅

侯莫陳代北三字，姓悅代人。

為左

右都督，配軍士千人。岳擊赤水

亦曰小赤水，在今同州府華州西。蜀

賊蜀人之逸關中者相聚為賊。

得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三

月醜奴自將圍岐州遣尉遲

魏之別部
後以為氏

菩薩攻圍趣

柵賀拔岳救之菩薩等已拔柵還岳故殺掠其吏民

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誘擒之

岳于橫
岡設伏

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明日復引百餘騎與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為走棄步卒輕騎渡河追之半渡岡東岳還擊之賊敗走岳令賊自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

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

岐州北走安定四月天光至沂渭之間停車收馬宣

言俟秋更進獲覘者縱之醜奴信之散衆歸耕據險

侯淵討薛桂
虜入五千人城
而幽州下兩
天光討万俊觀

奴亦縱遣俘囚
而諸柵降雖一
時權誦而能得
以敵攻敵之策
然不量時度勢
居不敗之地而
冒昧為之必有
受其反噬者矣

立柵天光知其勢分密嚴夜發黎明圍其大柵拔之

所得俘囚皆縱遣之諸柵皆降天光徑抵安定醜奴

走追及于平涼侯莫陳崇單騎入城生擒醜奴衆皆

披靡後騎益集遂大破之天光進克高平執蕭寶寅

皆送洛陽斬醜奴于市賜寶寅死是秋天光討醜奴
餘黨滅之于是三

秦河渭瓜涼鄯州皆平 三秦秦東秦南秦也河州

魏置今屬甘肅蘭州府渭州魏置今陝西鞏昌府是

瓜州漢敦煌地今甘肅安西府是涼州魏置今

甘肅涼州府是鄯州魏置今甘肅西寧府是

梁以元悅為魏王

時汝南王悅尚在梁梁主聞顯敗乃復以悅為魏王

後爾朱榮入洛悅

知事不及遂南還

魏以宇文泰為征西將軍行原州

魏置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是

事

始宇文泰為爾朱榮統軍後從賀拔岳討元顥于洛陽以功封寧都子遂從岳入關平万俟醜奴魏主遷泰為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君吾輩豈從亂乎

秋九月長星見

魏爾朱榮至洛陽與元天穆皆伏誅

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

魏主性勤政事數親覽詞訟理冤獄榮聞之不

悅榮使其從弟僕射世隆攝運政北人為河南諸州魏主未許太宰弇州刺史元天穆曰天柱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遠魏主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若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

爾朱后性復妬忌

后數忿恚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

本即自作今亦復決復決言今當作天子決計不疑也

魏主外逼于榮內迫于

后恒怏怏不樂城陽王徽侍中李彧

字子文冲之孫

勸魏主

除榮侍中楊侃僕射元羅

字仲綱人之弟

膠東侯李侃歸之

惠

孫從亦預其謀會榮請入朝徽等勸因其入刺殺之魏

疑未定而謀頗泄人懷憂懼爾朱世隆疑有變乃為

匿名書云天子欲殺天柱取以白榮榮恃其彊不以

為意九月至洛陽魏主即欲殺之以天穆在并州恐

為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人有告榮以魏主之謀

榮具奏之魏主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耶于

是榮不自疑及天穆至

魏主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聞以殺董卓事

子昇具道本末魏主曰王允若殺涼州人必不至此
良久又曰吾寧為高貴鄉公死不為常道鄉公生若殺

王允誅董卓株
連已甚故習儀
記之禍若爾未
此等事亦同也

相濟固不當在
會從罔治之例
起主慮其難制
而不知其不可
撫所謂畏首畏
尾適足釀禍而
已

崇與天穆而敵其
黨亦應不動耳

乃伏兵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

遣徽馳告崇崇與天穆俱入

溫子昇預作敵文執以
出過崇問之子昇色不

變曰赦崇
不敢視

入坐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崇即起趨

御坐魏主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天穆亦死內外喜

譟百官入賀魏主登門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將兵

鎮北中城

先是魏主謀誅崇以毅為崇所親信不敢
與之言情毅曰臣寧死陛下不能事契胡

及崇至洛陽毅見魏主請問
魏主知其誠乃與之定議

是夜爾朱世隆帥崇部

曲走屯河陰

先是崇黨田怡開變議攻宮門賀拔勝
止之及世隆走勝亦不從魏主甚嘉之

朱瑞雖為祭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魏主亦善遇之
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朱瑞字元龍代郡桑

人乾

魏僕射爾朱世隆反與汾州刺史爾朱兆立長廣王曄

字華興中山

王英之弟子

于長子冬十二月入洛陽遷其主子攸于

晉陽而弑之

世隆將還北司馬子如曰天下恟恟唯彊是視今若
北走則示人以弱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還
軍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世隆從其言遂攻河橋

殺奚毅據北中城魏朝大懼十月世隆遣爾朱拂律
歸胡騎一千皆白衣來郭下魏主遣謂之曰太原王
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罪止榮身餘皆不問若降官爵
如故拂律歸曰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羣
胡皆慟哭聲震城邑魏主募敢死士討世隆一日得
萬人與拂律歸等戰于郭外不克魏主集羣臣博議
皆懼不知所出散騎常侍李苗請募人從馬渚亦曰
河中渚在河

南府孟津縣

上流乘船夜下縱火船焚橋爾朱氏兵

溺死者甚衆南援不至苗赴水死世隆亦收兵北遁

詔行臺源子恭鎮太行丹谷

在今山西澤州府鳳臺縣西南水經注丹水南

流注于丹築壘防之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

谷即此

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共推太原太

守長廣王曄即位世隆兄仲遠亦起兵徐州向洛陽

魏主以城陽王徽總統內外徽憂怖不知所出性多

忌嫉又斫財貨故徒有靡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仲

遠陷西兖州

注見前

賀拔勝戰敗降之兆引兵向洛召

高歡歡不至

初爾朱榮常從容問左右曰一旦無我誰可主軍衆以兆對榮曰兆雖勇然所

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伐我者惟質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然當為其穿鼻乃以高歡為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召歡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為悖逆吾勢不能久事爾朱矣乃以山蜀未平辭不至

兆遂輕騎涉河宿衛門宿衛散走魏主步出雲龍門

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兆執魏主

鎧之撲殺皇子縱兵大掠殺臨淮王彧等

徽齋金百斤馬五十

匹以前洛陽令寇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己所引拔故往投之祖仁私謂子弟曰今日富貴至矣乃帥徽以捕將至令其逃于他所使人于路邀殺之送首于兆兆不之賞既而兆夢徽謂己曰吾有金二百斤馬百

匪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捕
祖仁依夢徵之不得赦之

世隆仲遠皆至洛陽兆

青世隆曰叔父在朝如何今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
色甚厲世隆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兆遷魏主
于晉陽高歡聞之帥騎邀之不及因與兆書為陳禍
福兆不納竟弑之三級佛寺

初世隆等徵兵于秦寧
太守房謨謨斬其使及

兆得志其黨是蘭安定執謨繫州獄郡中蜀人聞之
皆叛安定給謨弱馬令往慰勞謨見謨遣拜謨先
所乘馬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善養之兒童婦女
競投草粟曰此房公馬也世隆聞之以為長史秦
寧魏郡故城在今山西澤州府屬沁水縣
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是蘭代北複姓

魏紇豆陵

代北三字姓

步蕃大破爾朱兆于秀容兆及晉州

刺史高歡擊殺之兆使歡統六鎮

先是魏主既殺爾朱榮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襲
秀容兵勢甚盛爾朱兆自洛陽急還晉陽以禦之至
是步蕃大破兆軍于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
歡并力賀拔馬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步
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歡乃往從之與兆進兵合擊
大破斬之兆德歡相與誓為兄弟初葛榮步衆流入

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
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于歡歡曰
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心腹使統之有犯者罪其
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
之歡殿允折齒曰天下事取舍在王何敢妄言請殺
之兆以歡為誠遂以其衆委焉歡遂出宣言受委統
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

漢陽曲縣
今忻州定

襄縣是也後漢末移縣
于太原今為太原府治

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

皆至

歡又請以并肆降戶就食山東兆從之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于外譬如借

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歡道逢爾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歡隔水拜曰借馬非他備山東盜耳王信讒來追今不辭度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因輕馬度水謝歡引頸授刀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負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十萬歲得伸力用耳大家何忍出此言兆乃投刀復斬白馬與歡為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結聚兵饑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為害滋甚兆雖驍勇先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詣

之長史孫騰
牽歡衣乃止

魏齊州亂刺史蕭贊走死

齊州附于爾朱兆贊走卒于陽平

漢縣隋改白莘今屬山東東昌府

梁人竊其柩以歸梁主猶以子禮葬之陵次

梁以陳慶之為南北司州

南司州治安陸北司州注見前

刺史

慶之屢破魏兵遂罷義陽鎮兵停水陸漕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二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騰錄監生臣李邦燮